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五

經儀注 謚法 讖緯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寳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横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吕大鈞和叔説數條附焉

朱氏語錄曰横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

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龍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龍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

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

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

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録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温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穏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温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

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為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

按鍼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為證即非婦入門時事

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為大遽檀弓明言殷練

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　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閌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

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

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閒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之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為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

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横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殁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

為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黙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袵鉤邉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来

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

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

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

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吕氏鄉禮

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

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為禮而禮居多故附

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専為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裒董棻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奉常雜錄一卷　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癸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吕大臨與叔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黄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為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因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

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盖長睿没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采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傅會古今名字説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

錄其欵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
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
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
因取一册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
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說曰周之君臣其有
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
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

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為之説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巳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

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

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

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絶為乖盾然至以州吁為衛大夫髙克為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曽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欵識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鼂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

門皆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釐入儀注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右儀注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鼂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戸部郎中王彦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為别

嘉祐謚法三卷

鼂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冡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

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為論四篇以叙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

裳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刋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

勝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其嘗考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

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為汲冢書與釋例故并
及之

集謚總錄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
國朝謚幾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
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
為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謚而未聞者
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

政和修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旨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為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二十五卷增立十卷合而為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

論四篇

右謚法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説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必立緯及讖

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緯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决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

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祆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

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逾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内亦多散亡今録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

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
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
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
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
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
其簒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

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
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
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
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
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
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
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
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絶偽妄矣

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内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

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别泒其說寖
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
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
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弖考其行事蓋
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奈於鬼
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
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

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鼂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僞起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草命之際莫不引讖為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此又非其眞也

坤鑿度二卷

鼂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　是類謀一卷　辨終備一卷

乾元序制記一卷　坤靈圖一卷　通卦驗二卷

鼂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

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序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序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坤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

蒼頡修𪓐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

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含文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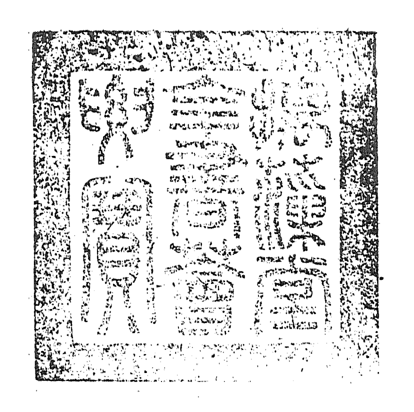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

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

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於五行

右讖緯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六

經 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庭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

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令之太

史也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

者周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歴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隷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趨趨謂趨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隷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歴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别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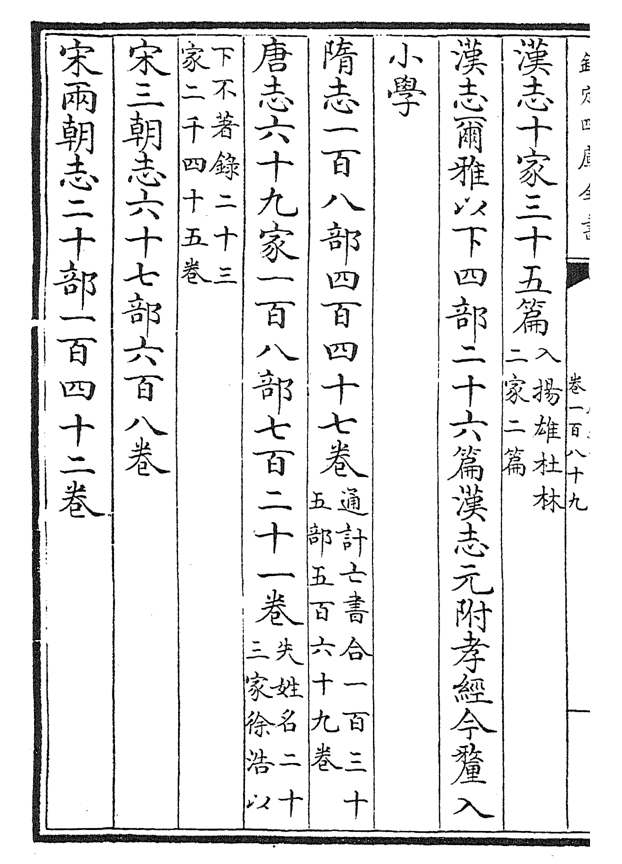
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黄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

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藳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數字貫一切

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令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

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沿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今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釐入

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八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鼂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髙下

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於小學之首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

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
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
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
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
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
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
證傳註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

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

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廵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常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

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寖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北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蟚蜞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刋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

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来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莱吕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略三卷

鼂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元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别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二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

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宫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鼂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甞採蒼雅遺文為書名
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
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甞讀書有奇難
字輙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
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
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别行揖又有埤蒼三蒼
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

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鼂氏曰漢史游撰唐顔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黄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

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鼂氏曰雄齎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子傳本於蜀

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
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侯以叟為更引傳糊其
口於四方作糊子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絶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
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
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
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
常懷鉛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絶域之語蓋本雄書

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荅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

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頺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鼂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刋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熈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驙如天地絪緼為天地壹壺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𢿱塞也音倅三苗又圛圛升雲半有半無𤞞有爪而不敢

以擨及以相陵懱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裯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藼草論語荷蕢為荷臾褻表為紲衣又有踦子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来為謜謜接淅為滰淅滰其兩反乾漬米也左傳尨涼為牻涼芰夷為癸音發夷國語餘飯不及壺飧為侻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氷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氷書歎其精絶因命陽氷姪騰集許慎説文目録五百餘字刋於石以為世法云

説文解字韻譜十卷

鼂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絶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閲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内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

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莱㡉令吕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他説揉亂且傳寫訛脱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説文葢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説文或在陽氷以前若説文元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説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説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

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
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
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於隷書用世既
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
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歴間李陽
氷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刋定說文仍祖叔
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
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鍇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

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本朝雍
熙三年鍇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
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
同源果無異派與鍇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
不可意知因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
省功倍又為鍇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
並今韻譜或刻諸學宮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
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

蓋嘗謂小學放絶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銓錯兄弟宬其親近者如陽氷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别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寳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别為類篇即以命洙等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

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宮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謬略復加刋正別為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

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㝡詳故司馬光因
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
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
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
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
何況斯文㓜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
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
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

者求其心晝端方已絶不可得但肆筆趍姿媚耳

偏旁横竪且昏不知紉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

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

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

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

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

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詇紿聖復用嗜利祿者

靡然風從鑿說横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

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
夫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
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
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
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别以類編所次五音先
後作五音譜其部叙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
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閲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

部敘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

字畀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猶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竒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其秉暇則

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

從叔重部敘耳某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
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
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
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絶久矣自是其復興乎
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餘崇寧以來用篆籒
名一時者吴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競明叔而
仲房寂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
古編其筆法實繼斯氷其辯形聲分點畫剖判真

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内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為黄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㧜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

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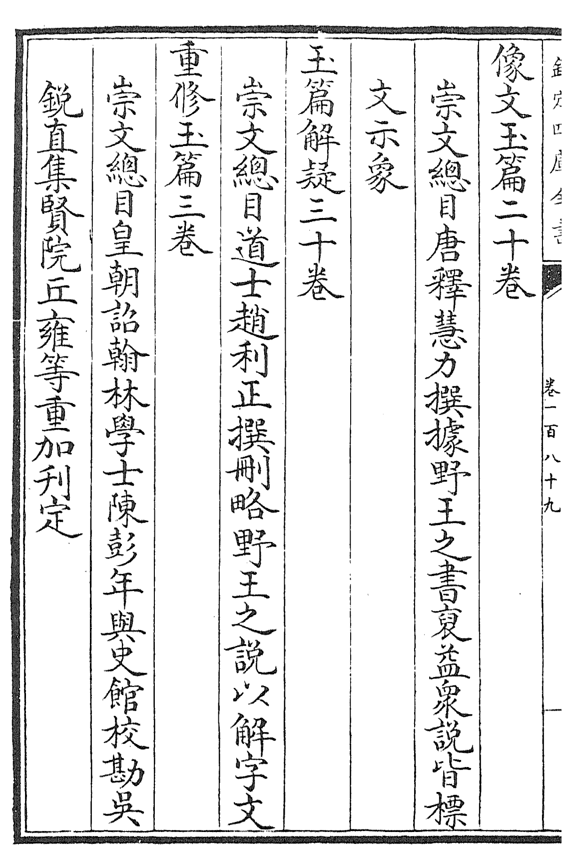
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敘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脱誤且他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

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志又載宋揚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閒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隨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爲可惜除古文籒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鼂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踳𤗬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説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説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集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据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鼂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

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刋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

引他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

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鼂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

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恊乞委修韻官别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熈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頴濵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

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

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黿取鼉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舉槻同部而吶㕯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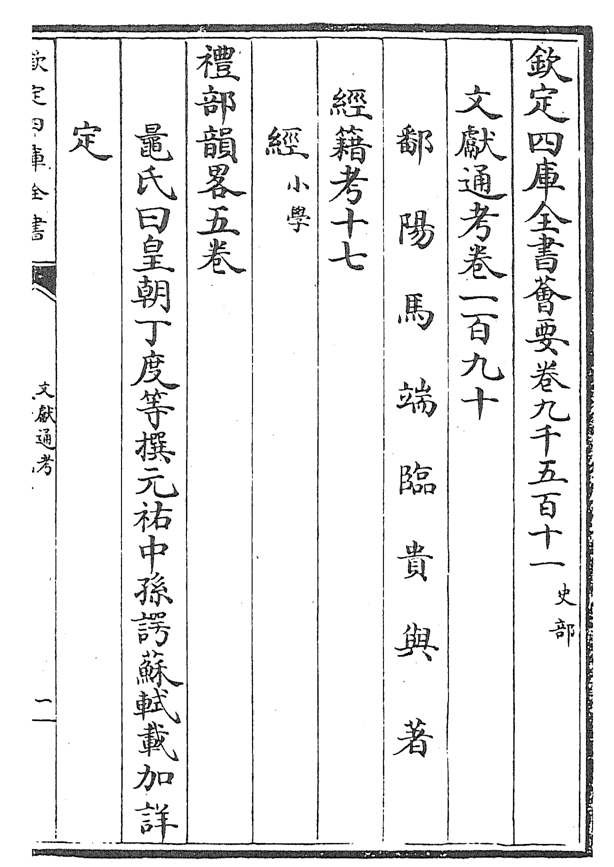
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侌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气類也而今附雨䪩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壹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之附天王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

加邑白之加𦈡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

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

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七

經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鼂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葢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禄字書一卷

鼂氏曰唐顔元孫撰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二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鼂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

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郃必緣進禮記石經陛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鼂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横髙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氷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巍不從山者為

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葢一字而二音爾説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强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鼂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鼂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

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鼂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収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惢至𪓐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鑒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鑒聿撰歐公序略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

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

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行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絶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

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
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
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
隷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
昚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
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
久昚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
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

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别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隷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甞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

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専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鬨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

家自足丕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疎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愎輔之以狡拍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蹙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耜知卭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　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名氏

切韻指元論三卷　四聲等第圖一卷

鼂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

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舌音也見溪羣疑牙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齒音也曉匣影喻喉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别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考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

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

之為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若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

為廣干禄字書葢廣唐人顔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顔元孫為干禄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禄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禄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禄百福之義傳會焉

修校韻畧五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説文字林干禄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觽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旁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

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李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　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温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

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鼂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

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鼂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並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羣經音辨七卷

鼂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

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鼂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别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觽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黿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黿氏曰髙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别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黿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閒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閒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鐘鼎篆韻七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録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

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

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

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横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

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别字在字不在
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
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苦不别音如切韻
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
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
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
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

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録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邴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録古彞器欵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參政嘉禾婁機彦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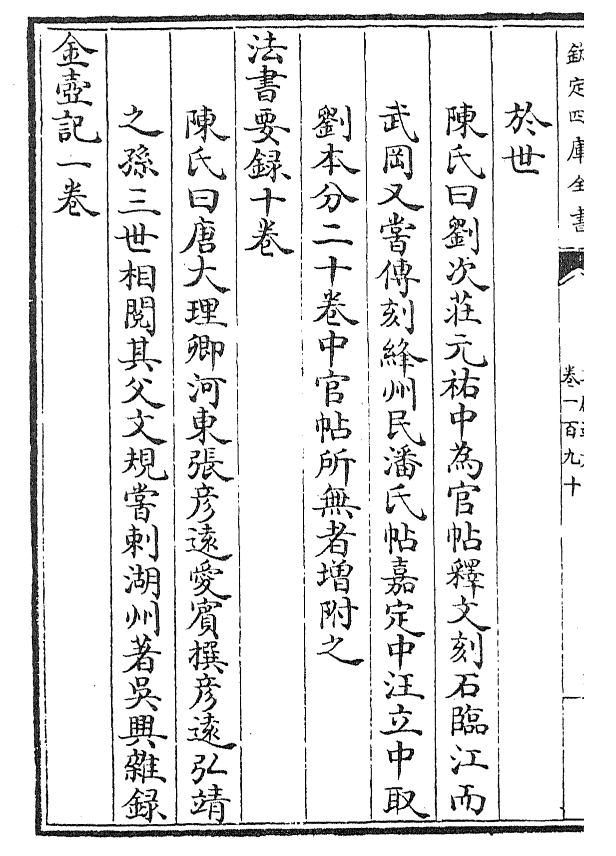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

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塡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疏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鼂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行



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爲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録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彦遠愛賓撰彦遠弘靖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呉興雜録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黄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鄙

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
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裒諸家鐘鼎圖說為一編
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
山谷黄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

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
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
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黄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
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黄氏蘭亭跋曰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

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末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髣髴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斸地得缺石極瘦武定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

必實已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薫及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内翰文虎炳如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為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

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為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録諸家跋語有昭然偽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崗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録解題則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雜藝不以入經録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於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於雜

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鼂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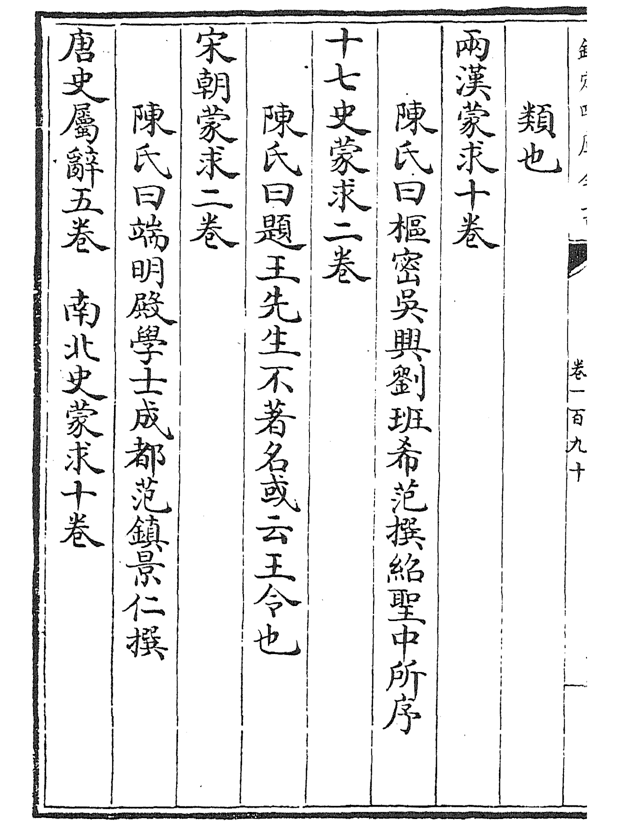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他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鼂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鼂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



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皆效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汩乎思慮輕自

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録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録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個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

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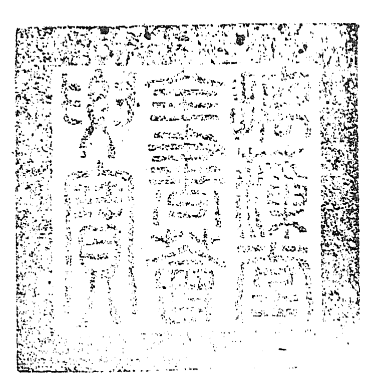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